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一四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新書廣告

恐懼與無畏（晉綏翻印）……二〇〇〇元

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晉綏翻印）……一二〇〇元

高級課本

史地二冊（中國地理）……一〇〇〇元

史地三冊（外國史下冊）……一〇〇〇元

算術一冊……八〇〇元

算術二冊……八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孝義新華書店啓事

本店爲供給新解放區文化需要特在兌九峪鎮開設門市部，從即日起所有書報、課本，均照原價開始出售，希各界踴躍購閱，不勝歡迎。

三月二十一日

石樓四區人民要翻身 清算大地主惡霸趙恆孝

趙惡霸之子趙懷珍，身爲民主政府區長 事先壓制群衆未遂，事後又圖反抗報復

（晉綏社臨縣二十八日電）著名地主惡霸，石樓四區仁義村趙恆孝家，統治壓迫人民數十年，殘忍兇惡，魚肉鄉里，廣大羣衆無不切齒痛恨。在當局的羣衆運動開展下，四區一帶人民開始向趙家復仇清算鬥爭，現已獲得初步的勝利。

趙恆孝之父趙鑑成，在清朝任過團總，後來任縣財政局長、村長，前後二十餘年，依勢欺壓敲詐羣衆，花樣百出。最令人痛恨的是民國十三年強迫老百姓栽桑樹苗，規定每人兩苗，每苗出二毛銀洋，週圍四十個村的老百姓被迫栽樹。趙死後，大兒趙恆忠和二兒趙恆孝繼承了父親的衣鉢，統治欺壓羣衆，依然如故。紅軍東渡時，會引上閻頑十九軍捉去我方七個地方幹部，區政府主席任中元等三人慘遭殺害。許二女男人給他們家攬工，趙恆忠強迫他替兒子當了頑兵，把一年八十塊銀洋工錢也吞去了。後來許二女因生活困難，充流浪乞丐。趙恆忠的兒子們大部份充任閻頑的爪牙與走卒，家裏人常自豪的說：「頂子尖，環子圓，不當科長就當科員，最小當過特派員。」在他們淫威下，羣衆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石樓獲得解放後，反奸霸的清算鬥爭如火燎原，四區德鎮河、馬家莊、王家溝三行政村羣衆一致要求向大地主惡霸趙恆孝家開展清算鬥爭。此時，趙恆孝即利用其子趙懷珍（我三區區長）之職位，破壞羣衆運動。去年十一月趙懷珍從四區調到三區當區長，當時三區的羣衆運動早已開始，他竟擔心羣衆會起來向其家進行清算，很擔心。今年一月間，同家裏女人，他趁機威脅羣衆，說全村老百姓吃飯，「一客氣」的接待大家，幾天後便開始找人談話，見人就說：「你可不要跟上人家瞎胡鬧，沒糧食到我家裏來拿。」劉村主任說：「有人和我家算賬時，你要照護一下，可不要說我的破壞話。」還以饑餓絡住一些人，鬥爭就不要會發動起來了。但出乎趙懷珍的意料，當他回到四區後，二月四日訴苦各村羣衆代表百餘人，趕到仁義村，大家憤恨的要求洗雪幾十年來的仇恨，大人娃娃女人把趙恆忠爾兒子住的院子擠得滿滿的。貧農張存信首先跳起來控訴，他向趙恆忠質問「你報告閻軍把我和爸爸抓去，殺了我爸爸，怎麼辦呀？」張椿德的哥哥民國二十六年給趙恆忠當長工，當時有一股土匪到趙家綁票要錢，趙恆忠竟說張椿德的哥哥是自己兒子，便被土匪用刀扎死。張椿德在會上痛心的質問：「我哥哥怎樣死的？」羣衆的控訴，從早一直進行到天黑，晚上，羣衆圍着趙家堆柴燒火，會又繼續下去，隔到黎明，鬥爭勝利結果，清算出一百四十八畝地，窰三十三孔，房子六間，糧食二十三石三斗，牛驢九頭，羊五十九隻，還有衣服被子二十多件。當趙懷珍聽到其家庭被清算鬥爭的消息後，立刻從三區趕回，在德鎮河礦見到清算，氣勢兇兇追問：「誰參加了會了？」張椿德理直氣壯的回答：「齊參加了。」又問：「誰們說了話了？」「大家都說了話。」威脅不倒羣衆的趙懷珍，後來又以區部長家庭不夠（實際上還有油坊一座，百餘畝地，幾頭牛），領導鬥爭的區幹部和他有仇等理由，向縣政府上告，曾縣長以事實不符給予勸說。趙懷珍思想上不接受，現分區領導將繼續予以批評教育。（芸）

陽曲某村羣衆反報復清算 索回被奪的鬥爭果實

（陽曲訊）某村羣衆與本村漢奸閻特堅決鬥爭。該村張長清兒子張大貝過去當僞村長，父子倆人依仗敵勢訛詐羣衆，前年日寇投降後，羣衆進行了反訛詐清算，該父子二人吐出土地三十多畝，及十餘石糧食，毛驢一頭。張大貝逃跑到閻區，參加一復仇隊」，去年閻軍侵佔我河口及該村後，張大貝回來當了閻匪自衛隊大隊部工作員，父子二人又強迫羣衆，在閻軍歸還召集的會上，大聲吼叫說：「我認識你們誰是積極分子。」在他的報告下該村兩個村幹部被閻軍殺死，羣衆又被迫退出清算張長清得到的果實，羣衆在分得土地上生產下的糧食也又被該父子倆人要去。今年二月四日我軍解放該村，張長清全家跟上閻軍逃走，羣衆在附近抄詐大合上，該謂了領閻頑蛋，羣衆說：「他有閻錫山，我們有毛主席，不怕他，一定要和他鬥到底！」「他跑在跑到太原，將來太原老百姓起來看他狗日往那裏跑！」羣衆當即拿了口袋，到張長清家去，把十餘石糧食，全部裝回，土地仍歸還民之手。其他地主寄回去的羣衆鬥爭果實，亦重新退給羣衆。（高志文）

關中我軍四天四捷 殲滅蔣軍六百八十人

解放三原西北之鐵王鎮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關中部隊在十一日至十四日的四次勝利戰鬥中，共俘蔣軍新一旅二團二營營長劉廷俊、副營長曾繼明及陝保四團、保七團中隊長以下五百四十餘名，斃傷其一百四十餘名，總計六百八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二十挺、長短槍三百八十五支及彈藥三萬餘發。四次戰鬥中，曾襲入同官縣城西北五十餘里之昆栁鎮，解放三原西北三十里之鐵王鎮。

陽曲敵後某某等村青年 識破特務謠言 組織民兵反抗鬥頑

（陽曲訊）凌井閻頑據點附近，某某等村青年已組織起民兵，保丁、護糧，圍困凌井。凌井據點附近某些村子青年曾在閻頑迫下編爲「復仇自衛隊」，隔一天到「治村」會操一次，並傳言要開走補充閻軍，這些青年們很恐慌，決定找我區長，逃回我解放區來。但當時特務造謠說：「八路軍改換了政策，凡是敵區來的，一律就地正法，咱村維持過閻軍，你們又當過自衛隊，去吧！送命去吧。」這一下把青年們嚇住了，感到兩邊都沒活路，十三四個青年，白天黑夜鑽山溝，父母親親自送飯，白天黑夜放哨，不管頭個國家或人民解放軍來，青年人一概拒絕。後來我某工作同志到了那裏，從侵城家裏了解了情形，即向該村留下的婦女老漢，揭破了特務的謊話，我某工作同志先把他的外甥叫回來，青年人也瀟瀟地從山溝洞裏回來，接近我們，控訴閻頑要編他們的暴行，此時凌井閻軍包圍東房、小井角子上等三四個小村抓去三四個青年的消息更驚動了他們，叫工作同志給他們想法子，有的說：「怎麼辦，跟上你們（指我工作同志）走吧！」有的說：「把家也帶上吧！」這時工作同志召集了一個會，指出只有鬥爭才有出路，散會後馬上有三個青年報名參加民兵，現民兵已擴大到××人，經常活躍在凌井附近。一次摸入黑山頭埋地雷。三月十日起閻頑七百餘撲我七區念上、赤泥鮭、南北龍泉一帶時，該隊民兵掩護南北龍泉羣衆轉移，五槍打退了閻頑尖兵二十六人，使敵沒敢進村，羣衆毫無損失。（吉秉哲）

河曲舊四區 朱匪橫行霸道 人民逃亡一半

（河曲訊）朱匪五美盤踞下的舊四區（黃河西），盜匪橫行，暗無天日。該區青壯年參半被抓走當兵，婦女或被逼當「官老婆」，或淪爲娼妓。朱匪所部驍蠢之事，更是司空見慣，桑塔溝村民張三天德的婆姨，遭頑匪班長王某與強姦後，張和婆姨出逃，王某又中途攔劫，張身中兩槍，倖得逃脫，已成殘廢，該匪倫竟成羞怒，復將其妻一槍打死。泉子溝侯海生的婆姨張三女，因拒抗頑匪班長姦污，遂遭毒打，他男人怕惹禍逃跑了，張三女終被頑匪霸佔。頑匪衣食，經層層剋扣，士兵無法吃穿，因而到處刁搶。朱匪更有計劃有組織的迫令他的士兵，常向沿河我區人民，偷渡搶劫。我七區郭泉村遭侵，農具雜物牲畜，被搶光販賣，路過四坊墩，給頑軍發現，跑來刁搶，公家衣服也都剝光。又該區人民負擔奇重，無法生活生存，約三千戶的六個「編村」，去秋迄今已徵收了三次糧食，最近又要徵收第四次糧一千大石，人民交不起糧只好逃亡，全區三千戶已逃走半數，巴溝僅有二十五戶，現在已剩下兩戶。人民中流行着這樣民謠：「偷出樊籠當白菜，抽你丁提你風（？），老百姓想安生過，除非朱五美走了八路軍來。」（王起理、奧云同、王英俊）

述評

趙懷珍應撤職審查

趙恆孝家，是個和閻頑反動勢力結合多年，肆意殘害壓榨人民的大地主惡霸。解放後的石樓人民，在共產黨及民主政府的扶助下，抬起頭來，向吃喝過他們血肉的趙家復仇清算，這是非常正義，非常合理的。現各村人民代表向趙家鬥爭，已初步的獲得了勝利果實。

但是，從這個報導中來看，我們體會到羣衆代表們，對趙家惡霸是何等的痛恨，同時卻又感到羣衆的復仇火餘燃燒的還不高。趙家兄弟沒有提到廣大人民面前來清算，特別是本村羣衆，沒有行動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缺點，如果沒有地主所在村莊羣衆的發動，沒有本村和外村的團結一致，那麼鬥爭力量的形成，加上羣衆堅固，壞蛋不會低頭，羣衆更不能徹底制他們。要充分發動羣衆，就必須根據羣衆要求處理地主惡霸，而不能有所顧慮，提綱。

現在趙家惡霸的氣燄，是否已經打垮？是大成問題的，給他留下了那樣多的土地等，更是錯誤的。因此說：清大門爭的勝利，僅僅是初步的勝利。

以上各點意見，僅提供該縣政府參考。這裏特別應提出的另一問題，是關於趙恆孝之子趙懷珍的問題。

趙懷珍身爲民主政權的區長，理應積極起來鼓勵、贊助羣衆的正義行動，並滿足羣衆的要求，但他恰恰相反，事先壓制羣衆鬥爭，企圖破壞農民團結一致，壓制羣衆鬥爭，使其罪惡的家庭逃脫清算，事後竟公然僞造理由向政府控告。這些惡劣行爲，已足判明其對廣大勞動人民毫無同情心，相反的，他是堅決站在地主惡霸的立場上，爲封建勢力作垂死的掙扎。人民的政權中，絕不容許這樣的壞蛋存在，對這樣的壞蛋，以「勸說」「批評教育」來對待，是會脫離羣衆的。當地政府應堅決維護羣衆利益，將他立即撤職，並嚴加審查才是。

河曲一區配合貸款工作
澈底幫助貧苦婦女鬧紡織

（河曲訊）一區區村幹部，在縣擴幹會上檢討了歷年來的紡織工作後，決定今後要澈底幫助貧苦婦女開展紡織，解決她們的穿衣困難，澈底翻身。並確定具體步驟：首先從消滅窰白戶着手，對貧苦婦女的困難如棉花、工具、口糧、技術都儘量給予解決，把村裏從四四年剩下的七十六架快機和六架土機及二百四十五輛紡車，無代價的分給貧苦婦女；再由貸款中貸出六百四十斤棉花，有重心的貸給山上貧苦婦女；技術問題因貧苦婦女多半離不了家，決定抽調有技術婦女親自上門教授；口糧可由義倉和一部份貸款來解決。現幹部已分頭下鄉，以配合貸款工作進行。

過去發展紡織工作走了岔路
技術工具多落在富有者手中

按該區過去的紡織工作中，最嚴重的缺點，是在發展紡織的對象上，沒有貫澈了階級路線。四四年開始發展紡織，由於領導上追求形式和單純完成任務觀點，強要紡織就貸給車子，供給棉花，但因貧苦婦女缺資、賠不起時間，結果參加的多是富有的婦女；那年雖然發展了六十二個紡織婦女，貧苦婦女只有十二個，其中不少由於無法解決生活問題，又中途退出。在這基礎上培養起來的紡織幹部，也大部是地主、富農成份。目前，全區掌握織布技術的有四百四十三人，但貧農只有一百二十八人學會織布；布機全區有二百七十九架，貧農掌握的只有八十九架（其中還有二十九架是行政村幹部的）。這種紡織工具和技術佔有的不平衡狀況，決定了貧苦婦女不可能在紡織上翻身，她們大部只能紡好綫子，讓富有者給織布。普通織一丈布，要賺一升米，吃虧很大；更窮困的只得攬着紡綫賺米。據南溝、大窊兩個行政村的統計，冬季沒棉衣出不了門的就有六十七人，兩個人換的穿一套的有三十戶，無鋪蓋的有一百三十五戶。經此次擴幹會檢討後，大家對今後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並作了如上的決定。（高文斗）

歷年種棉
貧苦羣衆獲利極少

（又訊）一區幹部在縣擴幹會檢討幾年來種棉工作，由於扶助貧苦羣衆翻身的思想不明確，貧苦農民獲利遠少於地主富農。各村訂下種棉計劃後，幹部怕完不成任務受上級批評，於是大量幫助了富有者種棉。如樓子營行政村六百八十七戶人家，六百七十七戶種棉三千四百五十三畝，每戶平均五畝一分，而六戶富農則種了一百四十七畝，每戶平均廿四畝五；最貧困的十一戶，因無地無資，根本未種。大窊村劉天云幾年來都未種過棉花，自己種的六垧地，還過活不了，有時還得討吃，來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南溝村貧農王二乃因想種三分棉田，向幹部要些籽子，都未給，幫他種的少，結果三分地也未種成。但對富農情況就不一樣了；富農王三圣要種三畝棉地，幹部就給他訂了七畝；大峪富農張海有六十畝平地，種了五十畝棉花，獲利頗大，幹部就寫稿表揚，公糧上又獎勵他。這些缺點經過嚴格的檢討。並認識到今年要幫助貧苦羣衆都能種上棉花，首先使他們獲得水、平地，並通過貸款解決其口糧、籽種、肥料等困難；對其顧慮歉收的心理，進行解釋，並保證萬一鬧災荒，政府一定想法補救。（趙學剛）

×　×

分給赤貧抗屬
興縣孫家莊村分到福餘牲口
羣衆討論，抗屬座談

（興縣訊）一區區幹部親自檢查送給貧苦抗屬籠餘牲口情形：孫家莊行政村分到驢馬共兩頭，村公所接收後，即派民聯主任劉瑞同志到區領回，並召開幹部會議研究分發。全行政村有三十三家烈抗屬，逐戶比較後，比出四個自然村六家赤貧抗屬可分給，但不最後決定，下去自然村再經羣衆討論。王家溝自然村共有五家抗屬，先召開各種會議收集意見，後開抗屬座談會，讓抗屬討論誰應分。抗屬閻金多提議給貧苦抗屬楊奴捧，他說：「咱們這五家比較起來，數楊奴捧老漢困難了，他六十三歲，全家三口，老的老小的小，沒有勞力生產，分給他最合適，咱家雖然貧窮，咱勞力比他還強些。」抗屬都同意給楊奴捧分一股，和孫家莊兩戶抗屬共分了這條驢子。三家又商量好，將驢子賣了換成耕牛。王家坡自然村抗屬李未信等三家分到一匹馬，村主任張二奴很負責的和他們討論，結果決定將馬換成耕牛，他親自和抗屬進城去辦，自貼旅費趕了兩集，買到了一條好牛，買下牛沒錢納稅，他又盤借一萬三千多元，買回牛來抗屬都很高興。（邱進昇）

閻老漢送子參軍

（山陰訊）王家溝土地改革後，分得土地農民踴躍參軍。貧農閻狗喜老漢，家中六口人，只有二十畝賴地，常年攬工受苦。這次土地改革中分到好地二十五畝。他想：「分到土地還要靠自己保衛哩！」就自動動員他大兒閻不詳參軍。貧農閻海龍分到好地三十二畝，即報名參軍。村中為照顧他們家庭生活，自動捐穀四石，並討論幫助他們家庭生產。他們感到很高興的說：「村中這樣照顧我們家庭困難，打不倒頑固軍永不回家！」（白玉璣、白峰、饒文魁）

解決了紡車困難
楊家山婦女學會紡綫

（靜樂訊）五家莊行政村屬楊家山，工作團同志開展紡織時，老鄉們說：「幾輩子也沒有見過紡綫車，咱們笨手笨腳的，可怎能學會呀？」同時又感到紡車、棉花的困難。此時工作團同志一面解釋紡織利大和不難學會，一面調查出該村有漢奸寄放的木板三十八塊，加以全部沒收後，由木匠給每戶農民割了一個紡車。婦女們情緒高起來了，有的就抓住自己養的雞，要男人到城裏去換棉花，有的人們揹乾草或挑山藥蛋去換，每家最少換回五、六兩棉花來。廿多天的功夫，有廿五個婆姨學會了，其中八個每天能紡三、四兩，五個能紡頭等綫，其餘最低能紡三等綫。現在有好幾家見紡綫有利，要求再割一架車子，有些婆姨們高興的說：「將來還要學會織布。」工作團特別是女同志們與她們的關係很密切，幫助她們學會修紡車等。（賀專志、楊士俊、郭炳如）

地主李海斌詭計多端
竊騙羣衆鬥爭果實

（方山訊）四五年方山大川解放後，周家溝地主李海斌即擄家眷一部，藉開店爲名，潛居馬坊，趁羣衆向地主鬥爭進行反奸清算，竊奪羣衆大批鬥爭果實。他藉馬坊惡霸武進孝欠他糧穀十餘石，向武某要去開設騾馬大店的房子六十餘間、兩個碾房、上坪地五垧、播耕好了的五畝白麻（不遺地）、一垧半坪地的青苗穀子、三斗黍麥，另外買了地主要有亮的上好坪地四垧。去年夏天馬坊羣衆向武某進行清算鬥爭時，李海斌竟與武勾結，隱瞞武的家產，雙方約定武家已賣過二畝之莊禾全部出賣給他；但當時幹部工作不深入，未揭穿其勾結陰謀，結果秋收時九萬元騾款、驢一百斤、穀子六石、歉米二斗、黃豆三斗，讓李武二人各分了一半」收下的一千八百斤乾草、和六斗麻子，全數爲李訛去。去冬馬坊糾正偏犯中農利益時，羣衆提出要李某退出房屋，回周家溝去住。但領導上以「少動」「李某不會種地，開店是他的出路」等道理，再三挽留了，最後給留下店房半座、碾一盤處、插架坪地一塊。後李某仍爲非作歹，橫行馬坊。最近縣農代會後，區村幹部思想明確了，把此問題在羣衆中展開討論，羣衆一致要李在羣衆面前承認錯誤，退出竊奪之全部房屋土地。後爲李某聞息逃回周家溝（李在該村有土地二十餘垧、毛驢一頭），此事尚未最後解決。（劉耀）

方山南村重新發動群衆
向任惡霸要地出氣

（方山訊）三區南村重新發動羣衆，向惡霸地主要地出氣，並再行合理分配鬥爭果實。該村去冬曾由分區教導隊工作團進行過土地改革，但因沒貫澈發動羣衆方針，只將七百餘畝土地（包括迴產四十二畝、社地四十二畝、戶地一百零七畝及地主退出之土地），分給農民，羣衆覺悟未提高，封建統治沒打垮，惡霸地主任錦昌，在舊政權時無惡不作，敵佔期間勾結敵人，向日寇漢奸報告過幹部及羣衆，共曾有五人被捕，才花白洋千餘元，將人贖回。去春羣衆要他償還血淚賬，他只承認賠償二百元，會後又要賴不往出拿，來發動羣衆鬥爭。他假乘機出賣土地三十二畝，欺騙羣衆作了假契（死活口）。工作團發現這些問題，也沒發動羣衆鬥爭，僅由任退出窰四孔、樓一付作罷。在分配鬥爭果實中也不合理，强調一體涌算減租，果實即歸誰」幹部任棋一人即得到麥子小米等共合洋一千一百元、又分了水地二畝、平地一畝。富裕中農趙廷富，原有牛一頭、大車一輛、水地八畝、平地二十餘畝，又分到水地十五畝、白洋十五元、麥子二石、粗糧二石。許多貧苦農民卻沒得到土地，得到土地的對耕者有其田也不了解，僅農民自說：「公家給一調劑」多少就多少，誰來也不知道怎呀！」此次三區工作組到該村後，重新發動羣衆，揭破地主陰謀，羣衆在農會的大小會議及羣衆的小型集會上探入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教育；然後召開了鬥爭地主惡霸大會，會上羣衆控訴了惡霸任錦昌的罪惡，當他講到弟弟叫敵人的洋狗咬死又壞到枯井裏害，得家破人亡的時候，羣衆呼出復仇的「打」聲，他哭的太傷心了，手也擡不起來。羣衆接連不斷的控訴中，區幹部揭破他頑抗，更引起羣衆激憤，於是將他打了一頓。共清算出糧八石餘、水地七畝、平地十六畝、山地十八畝。勝利後，羣衆自動起來複查去年的果實分配，同時討論今年的果實如何分配。多分了果實的都斟酌情形退了出來。（全孝、中典、得勝、李康）

代縣土地改革中
地主留地太多
鬥爭果實未迅速分給貧苦農民
亦未抓緊解決生產困難

（新華社雁門二十五日電）代縣從去冬迄今四個半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多數村莊存在不少問題：（一）大多數幹部階級觀點模糊，不從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出發，而錯誤的强調照顧地主。三區馬站村，給地主每人留地五畝二分，兩倍於中農，貧農則只有一畝五分。一兩次複查後，地主每人仍有通產一石六斗的土地，而貧農只有九斗。（二）未與組織領導羣衆生產相結合。在二區十里鋪、五區峨口、三區泊水、古城等地工作的幹部，急於完成任務，以爲分配了土地便萬事大吉，沒有組織羣衆生產；七里鋪等地羣衆雖得到一部份土地，但因未分得口糧、牲畜，很難恢復生產。（三）不少村莊沒有迅速把羣衆清算出來的果實分給羣衆。陽明堡五里村土地及其他清算果實，由農會保管達四個月，被幹部每人貪污六斗，羣衆每人只分得五升。馬站村農會主任張承新，貪污衣物值二十萬元。清算果實的帳目迄今未公佈，羣衆說幹部都發大財了。對上述問題，縣領導機關已在各區先後召開會議，提行檢查。決定在下一期土地改革中，抽出幹部，選定中心村複查，堅決糾正。（希蟲）

讀者意見欄

防空常識要宣傳

近來蔣機時常騷擾，有的地方特務份子即趁機造謠，羣衆恐慌不安。我提議：（一）駐地機關幹部及地方工作幹部，應對羣衆宣傳普通的防空常識，解除羣衆恐懼心理。（二）大村可設警報鐘。（三）加緊組織羣衆春耕，不可因防空而影響生產。（梁登魁）

對臨市兩點建議

我對臨縣市有兩點建議：一爲防空。近日蔣機侵擾，但臨縣商店、攤販、集市仍照常營業。十八日飛機來時，老百姓還站在街上看，市府雖很快而召集轉移集市，發出警報後，警察要維持秩序，防止特務搗亂；一爲防疫。市府因來往人員雜，應研究具體防疫辦法，通告羣衆實行。（楊卓）

興縣市不衛生

興市西關口老爺沒有廁所，每至周圍屎尿，北關、西關及河灘上的水井邊上，污水泥潭，有流入井內可能。東關紙坊附近公共水渠水溝，髒物污水混合，行路難以下足。我提議市府成立衛生委員會，動員羣衆動手，修理街道、水井、修廁所，進行大掃除，並製訂衛生公約，大家遵守。（楊吉月）

範亭中學的同學
報名參軍參戰

（本報訊）範亭中學在最近幾日內，掀起參軍參戰的熱潮，有二十八名同學自願參加六分區宣傳隊，李金虎、趙良、段威昂、趙良豐四位同學即要求直接編入部隊，到愛國自衛戰爭的最前線與敵人拚命。呂福存、王成林同學抱病也要求到部隊中或宣傳隊去。此外還有二十六個年紀小的同學要到衛生學校學習看護，有十五個身體壯健的同學要到兵工廠做工。（磁州、羅卯龍）

討還百年血債！

渤海商河十三村農民　合力摧毀封建堡壘

（新華社山東電）渤海商河縣埠巷區十三個村農民，合力摧毀封建堡壘——「五大院」，討還百年血債。王寨村王姓「五大院」，是統治埠巷區百年多的大惡霸，擁有土地四千餘畝，樓房五百間，牲口四百頭，轎車三十餘輛，使用長工百餘，短工四百餘，丫環、婢女四、五十，並有護院武裝六十餘。清末民（國）初大歉年，地主王問服開設當舖，以微少代價騙到農民大量財物後，將值錢的撿出，縱火將當舖燒光，成千成萬貧苦當戶哭天號地，王家卻歡慶這一發家妙策的成功，一氣添置土地二千餘畝。「五大院」除外縣有莊田二千五百餘畝外，本村尚有地一千五百畝，週圍十三個村四百餘家佃戶，平均每人租種不到一畝地，四六交租，支差撥工，受盡剝削奴役。王家代代出大官，「文魁第」、「都都府」是王家的歷史稱號。地主王鄰白，敵偽時期曾任淄川中日合辦鹽礦所所長。為了「改換風水」，王家更在西北角建起「望映樓」，強村修立大水塘，塘邊修上「停靈樓」，院中立高樓十座，無代價動工達十餘萬。「五大院」共有四十餘支大煙槍，王家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都是吸煙者，王東富的兒子生下來就染上煙癮，每天不給他噴上幾口，就哭叫不停，王東富曾逼迫佃戶青年婦女替他拾棉花，反誣她們偷了花，強令幾十個婦女解開衣服，任其搜摸，最後無賴地說：「我是看看你們的皮肉白不白。」受害農民沒有一個不痛恨王家，但是敢怒不敢言。去年春天，到處進行減租減息，王家神通廣大，把租地變成佃當地，利用狗腿子出任村幹部，繼續統治農民，去年冬天土地還家運動開展後，成千上萬的男女農民一致起來向「五大院」清算血債，除外縣莊田外，一千多畝地回到了農民手裏，用農民血汗築成的「望映樓」「停靈樓」在農民憤怒下，加以拆毀，利用現成材料，建起自己嶄新的房屋。十三個村四百多戶佃農分得土地，變成自耕農民，二百餘戶中農分得果實，王寨村六十戶貧佃農上昇為中農。王家「五大院」共有一百五十口人，群眾為照顧其生活，尚留給地三百六十畝，樓房一百間。

游擊戰火燃遍察南

大多數村莊民主政令貫徹無阻　蔣偽軍內部增漲着恐懼與不安

（新華社晉察冀廿八日電）察南蔚縣、涿鹿、懷安、陽原、天鎮、宣化、懷來七縣所屬一一一二個行政村中，目前有七四七個在民主政權控制之下，各種法令貫徹無阻，其餘二百餘個村莊，常有地方武裝活動，各種工作正迅速恢復中。該區在游擊戰爭火海中，蔣偽軍兵力不足，採取見時之據點，更充分暴露。二月中，蔣偽軍集中兵力攻察蔚時，中……

……等地十餘據點均被民兵游擊隊包圍，游擊戰爭之火，一直燒到城關。天鎮城游擊小隊在縣城附近堅持鬥爭，上月中旬俘偽軍十一名，捉特務二十餘名，白小山戰門中，活捉天鎮偽保安分隊長高全等五名。蔣傳軍也透露日眾的事實，也說明着內部日益增漲的恐懼與不安，偽蔚縣七區，附片來即收容投誠之蔣軍二十二名，平綏路上偽保安隊，一個月逃亡達百餘名。

國旗插在蚱山頂

三月一日早晨，鮮明鮮艷的國旗在蚱山頂上迎風招展，這是戰鬥人民的旗幟。高出地面一千二百公尺的蚱山與東面的獨獨山，遙遙相對，中間僅通着崎嶇的鐵路，東通高密，西通諸縣。駐守蚱山頂的蔣記警察第十五總隊三大隊七中隊，以三十餘綑骨堆疊，兩道鹿砦，一道梅花樁，一道鐵絲網的堅固工事，憑以六零小炮、輕重機槍、國際式、卡賓、擲彈筒、步槍等旺盛的火力等，他們自豪地說：「蚱山固若金湯。」但是人民軍隊的鬥志，沖破了這座金城湯池。解放軍某部四連三排接受了奪下蚱山的任務後，即在準確的砲火掩護下，奮勇前進。四班副譚幸敏炸破了敵人的鹿砦，又把敵人的梅花樁炸得稀爛。三排副安茂正率領七班跟上，衝進，佔領了兩個地堡。二班副于滋霖腿部中彈，血流如注，但他仍拔出國旗，以閃電的速度，把它插在最高的一個地堡上，同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同志們衝呀！」由於于班副的感召，全連戰士在一片火海中，突然出現，據險頑抗的蔣軍，至此抖動着小白旗，繳械請降，一個中隊除死傷外，無一漏網。

不消滅蔣胡軍決不回家

榆橫新區群衆熱烈參軍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蔣軍侵犯邊區，已在榆（林）橫（山）新區群眾中激起參軍熱潮。至三月初，僅榆川一縣即有八百名青年投入主力。王興莊王安富在土地改革中，收回了九十多年就被地主騙佔去的八垧地，他和兩個兄弟為保衛土地，報名參軍，王安富當晚悄悄的去報了名。他妻子被勸丈夫在部隊裏要奮勇殺敵，她在家努力紡織。河岔三鄉劉連元，親父過去被蔣政府逼迫致死，父親因為無力繳軍糧，被迫自殺。這次他堅決要求參加八路軍，報此不共戴天之仇。千百名新戰士在父母兄妹歡送中，均誓言：「不消滅蔣胡軍決不回家！」

定縣就俘蔣軍

八百餘人參加我軍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六日電）解放定縣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士兵一千八百餘人，一個半月身受解放區軍民寬厚待遇與教育，已於本月中旬全部參加人民解放軍。

游擊戰衛護下搶耕搶種

魯南邊緣區與蔣後新收復區

（新華社山東電）魯南濱海等地邊沿區與蔣軍後方新收復區，在游擊戰爭有力的衛護下，緊張進行搶耕搶種。臨沂近郊二百餘村的武工隊與民兵，在高處瞭望敵人，由各村群眾組織的八百餘張犁牛，即一齊緊張耕作，無耕牛者，則五、六人合夥拉犁。自十二日開始，每天從早至晚，叫牛之聲到處可聞。某區一百九十戶，有耕牛三十三頭，三天耕地四百二十畝。李芝梅兄弟六人二十一畝春地，已全部耕完，預計該村春耕數日內即可全部完成。郯城、臨沂、東海等縣蔣軍後方新收復之一百二十餘村鎮中，鄉鄉群眾紛紛回家春耕，東海、臨沭西區某村群眾緊隨人民地方武裝驅走「還鄉團」之後，立即回家墾地耕種，全村四十名婦女，二十四名兒童，全部參加變工勞動。臨（沂）郯（城）公路以南之蒼山（新縣）三區，實行南北聯防，民兵配合保田大隊，每天積極在邊沿區活動，打擊搶糧蔣軍，掩護全區四萬七千餘群眾搶種。

變民活躍蘇南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蘇南民變武裝極為活躍。二月下旬某日，民變武裝一部與蔣「清剿」部隊激戰於丹陽北二十餘里之前支劍附近，達十小時之久，國民黨南京城防部隊亦前往助戰，終因民變武裝戰術技巧靈活，獲得全勝，斃傷蔣軍分隊長以下數十餘人，繳獲輕機槍一挺，盒槍三支，步槍十一支。該部深入民間，備受廣大人民支持與擁護。

人民力量急劇發展中

甸共黨員六十五萬　波共黨員四十萬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新近收到之「世界新聞與評論」雜誌載稱：波蘭與匈牙利共產黨的力量在急劇發展中。匈共中央於去年九月宣佈匈共黨員已達六十五萬三千人，組織在四千八百五十六個黨的基本單位中。截至去年九月，波蘭工人黨「（即共產黨）的黨員已達四十萬人，黨員成份中，百分之六十三點八為工人，百分之二十四點二為農民，百分之九點四為知識份子。

美報評杜魯門建議

為粗暴的強權政治

（塔斯社紐約訊）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城之「首府時報」刊載評論「杜魯門干涉希土事務」之論文稱：「杜魯門演說之建議，造成了具有歷史性的對美國傳統外交政策之叛離，及其本地改變了故羅斯福總統擬定的通過聯合國集體合作行動而爭取持久和平的政策。」「這是粗暴的強權政治。」該報指出此種政治為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范登堡所支持，意味着棄聯合國於不顧，而後者之建立，就是為了處理類似希臘的嚴重情勢的。「首府時報」認為國會應否決杜魯門建議，希土問題應提交聯合國解決。「紐約郵報」專欄作家葛拉夫威撰文稱：「我們正在以人類被破壞了的希望，來領導世界走向雅典的道路。」「紐約美國現在正受到考驗，因為他沒有將問題提交由他領導創建的聯合國」。下午報評論員斯托克斯稱：「美國國會一方面在國內使用自由企業作為口號，而另一方面卻要求控制希臘的經濟。」

完成希境調查工作

安理會希臘邊境糾紛調查團

（各方報導）安理會希臘邊境糾紛調查團在希境之調查工作，已於本月廿五日完成。調查團已抵雅典，預計三日之後即將離此工作區，返回安理會最後報告，定下月中旬在日內瓦之最後報告。據會見希臘人民軍指揮官馬爾科斯將軍之蘇聯代表稱：「我特別為游擊隊的高度紀律，強有力的組織與建成目的之信心而感動。游擊隊控制了相當大的地區，但游擊區浸有確切的邊界，但游擊區是其有永久性和穩定的。在游擊隊控制的每一鄉村，已成立了他的調解委員會，他們的職務是解決糾紛及反對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糾紛。」當記者詢及安理會代表團與馬爾科斯將軍談話之內容時，將董氏答稱：這已記錄在長達二百三十八頁之文件中，鑒於其特殊重要性，該文件將譯成英俄法諸國文字，並提交安理會代表團。

四外長會議復會

莫洛托夫力主阿爾巴尼亞參加製訂和約

（莫斯科訊）外長會議在休會兩日之後，於二十五日十六時復會，由莫洛托夫主席，討論者為對德外長助理關於準備德國和約的程序及賠償問題的報告。當討論對德和約之程序時，莫洛托夫極力主張阿爾巴尼亞為參加製訂和約的十八國之一。他答覆馬歇爾對阿國之指責稱：阿爾巴尼亞曾於對德戰爭中盡重要之力量。貝文主張伊朗應被邀參加，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曾於日前通知意政府，對意大利之要求在對德和約草擬中有權提出意見一點，表示同意。當討論及對德和會之召集問題時，馬歇爾及貝文均主張中國應為和會邀請國之一，蘇聯態度尚不悉。馬歇爾又在會上提出對德和約之三項計劃，主張凡參戰之大小國家，均應被請參加和會。馬歇爾又主張「接受和約者為德國人民，並非任何德國官吏。」莫洛托夫加以駁斥，莫氏稱：蘇代表團主張對德和約應經德國政府簽字。當討論賠償問題時，馬歇爾稱：美國至今所得之德國賠償為二億七千五百萬元，並否認賠付任何黃金。二十五日，聯絡委員會、對外長助理會以及各專門小組委會等，亦在分別集議中。又，二十五日，莫洛托夫、貝文、馬歇爾、比道爾均往觀蘇聯大歌劇院「羅米歐與朱利葉」一劇的演出，席上飾有蘇英美法四國國旗。觀眾均向四外長致熱烈歡呼。

爪哇荷軍背信進攻

（塔斯社海牙訊）頃據來自印尼之最後消息稱：荷軍繼續執行佔領爪哇的計劃，荷軍於停戰協議後集中於泗水一帶，日前，突然發動廣泛的進攻。荷軍佔領了重要城市與印尼共和國鐵路聯接點泗水以南六十公里之[illegible]。

英美資本家圖使德國經濟隸屬於其利益

眞理報評稱

（塔斯社訊）眞理報觀察家馬利寧頃著文稱：范西塔特（按：范西塔特係英國的德國問題專家，保守黨人）新的喧囂，暴露了英美某些方面關於德國問題的立場與范西塔特的德國「經濟計劃」，其本上就是實際一個東西：第一，德國得被剝奪發展其出口貿易的可能性；第二，故要履行波茨頓會議所通過的賠償計劃。此都形式的「經濟計劃」，只是出自一個目標，即使德國經濟隸屬於英美資本的利益。論及目前德國西部之形勢時，馬利寧寫道：許多事實使人相信，英美佔領當局的政策，在於使德國平時工業維持極低之水平，或者實際上使它凍結，同時又在於拒絕以一切必要之措施，實現完全摧毀德國工業的戰爭潛在力。不久以前，英美佔領當局停止了拆卸作為支付賠償之用的設備，因而波茨頓會議的最重要決議，已被實際上撰棄。此後，英美佔領當局在賠償方面，即採取了單方面的行動，其規模且在增長中。在此種背景之下，某些英美人士關於德國工業水平的策略與關於賠償問題的策略的瓜葛，就顯而易見了。英美佔領當局人工的將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工業維持於極低水平，從而製造拒絕蘇聯關於支付賠償合理要求的前提。在德國的英美資本家們，至少在兩方面是極關活躍的，一、他們正在迅速的掌握着以前之德國市場；二、他們已全部接管了德國出入口貿易的一切經營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並不以奪取德國資本之地位為滿足，美國正在進行着一個反對英國在德國之經濟地位的堅固攻勢，英美佔領區的合併，即意味着美國已收「一石雙鳥」的結果。

薛國書的回憶

谷遷記

我是臨縣招賢鎮前南滿村人，在舊社會裏我受過的這些苦楚，十天也說不完。

我爹弟兄好幾個，攏共只有十畝地，分家的時候，我們只分到三升黑豆五斤米，全家人當時大哭了一場。沒辦法，我爹跑去下窯掏炭，做了幾個月工，到臘月三十日回家來，只賺下二斗米，一家人咋慌地過了個年。

第二年正月又沒辦法了，租了本村地主二十畝賴地做莊禾，父子們使盡力氣，作務了一年，連天陰下雨也不敢躭誤，不敢休息，秋裏打下點糧食，地主就狠心要走三石多租子，一家人眼看着辛辛苦苦打下的顆子，都給地主裝走了，又氣的哭了一場。

那年冬天，又說好和一家地主夥種了九畝地，人家要叫我先給担一冬天水，那年我才十歲，每天早早起來就去井上担水，冷的要命，担到地主門上，人家的門還關得緊緊的，咱又不敢吼叫，冷得不行，就提手踏腳，跑來跑去，直等到人家開了門，把水担進去。

人家的水甕高，我個子小，爭甕又沒勁，倒不上去，倒在地下一些水，自己氣的哭了，地主卻瞪白眼：「真是瞎了眼啦！地下也成了泉子啦！」任憑人家怎地價罵，咱也不敢啃聲，只好含着兩眼淚走回去。

記得十二歲的那年，收夏搶麥子，熱的渾身淌水，口裏渴得要命，我把麥子放在地主院裏，要口水喝，你瞧人家地主家女人怎地價：她拿了個洗臉的盆舀了一些冷水，放在院裏，放下眉眼說：「喝去吧！」我心裏真難受透了，地主把窮人就不當人看待。

九畝地種了幾年，作務好了，地主卻把地奪去了，提起這件事，我就想起：「蝎子尾巴地主心」這句話，一點不錯。

後來又租了地主崔漢威三十二畝荒地，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先挖溝，後掏地，然後又上上糞，頭一年長的不好，地主說：「明年還是你們作去吧！」作了二年，當漢威當了漢奸，有一天把我父親叫到石門圪塄，硬多要租子，如不給，人家就要送到敵據點裏去，我爹祇好廉泳下給了人家。

十七歲那年，我到左山峪口攬工，那時還不到宗廟，就打短工，攬工有一個規矩，「管吃不管住」，我受一天，祇好住在廟裏，附近荒涼冷漠，半夜就把我驚醒來，睜眼看看，身子旁邊立的是青面獠牙的「神像」，又冷又怕，當時想到祇有死路一條……第二天我就跑到離峪口十里地的一個村子去打短工。

又黑夜，我跑到汽道上拐彎的地方，突然跑出一個狼來，我怕的爬在樹上，爬了半夜，後來和另一個主家的長工慣了，他才把我留在他家裏住。以後在方山東道崖攬下一個受苦地方，兩家地主合僱我一個長工，他們兩家夥鋪着一條牛，我跟牛一遭一天價輪，他們兩家都把苦重的營生和零碎活給我做，遇到了誰家，也先得担水、淘糞！……吃的還是賴的，我和牛一樣，有時還不如牛，因為牛還是人家掏錢買下的呢。

七月天打麻時，四畝麻漚了一大池子，天晴我在地裏做活，下雨天地主叫我撈麻，撈上一天，上雨淋，下面泡，[illegible]去，掌櫃的還說：「看那傢伙，你死了誰管？」……從小到大，我受盡了地主的狗氣。

四四年，我和幹部們接近，解下了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的救星，我就加入了秘密民兵，參加對敵鬥爭，我參加了好幾次炸路，有一次被炸傷了腳。四五年我又被選為農會秘書，發動和幫助羣衆翻身，領導羣衆鬥爭了高秀娥，翻出一千元贖他家出，他殺害了三個人的老婆。如今我有了十五畝地，有吃有穿，這都是八路軍共產黨給的呀！以後我還要更加油學習，給人民更多做些事。

惡霸馮孟發的罪惡

劉符昌

惡霸地主馮孟發、家住石樓柳林溝，閻頑軍在時當閭長、橫行霸道欺百姓。

×　×　×

編組領了雙份地，神糧只納一份糧，全村好地都霸佔。

×　×　×

租下劉廉元種莊禾，劉廉元辛辛苦苦打下糧，馮孟發不想給他分一顆，報告廉元是罪丁，抓去當了「常備兵」，糧食不給分一顆，廉元女人餓肚皮。

×　×　×

馮德勝，種種一畝荒，硬逼他出了三斗糧。

×　×　×

鐵鎖默的石六發，借口犯法都扣住。

×　×　×

老鄉年邁「栽」一兒，抓去當了「常備兵」（註）。

×　×　×

村裏來了兩個閻頑兵，準備投誠八路軍，狼心狗肺馮孟發，密報打死得了賞。

×　×　×

王自生女人被霸佔，敗後污辱三個年。

×　×　×

黑子家，更苦惱，強迫和女人離了婚，把女人送給閻頑軍，抓走黑子去當兵。

×　×　×

許春柔冬天穿不上衣，還得給他打衣裳，天氣冷的打不成，一拳打足踢出村。

×　×　×

馮二鎖下一塊好白布，他就逼住要分布，打了五百手板子，好布成了他自己的。

×　×　×

馮孟發，沒人心，抓親兒子去當兵，家產財物他獨吞。他的罪惡說不完，外號叫他「巡山虎」，如今趕走閻頑軍，共產黨幫咱窮人大翻身，鄉親們打倒了「巡山虎」，窮苦人從此有了活路。

（註）：「栽」是養活的意思，栽一兒，就是即將要別人的兒子當己子。

復仇繳槍

張蔭、振謹

去年五月十三日那天，閻頑軍第一次搶了丁村，村民返回家時，一早那些時辰的家院，一切都變了樣！家裏院裏的炕洞，洞裏一個，那裏一個，破布爛紙扯的一地，衣被淺了，滿撒的是糧食，容甕子，到處拋落在地下：……一位老人氣憤地說：「全村都哭喊起來了！」

從五月到年底，這樣的災難遭了八次，把全村三百多隻羊，五頭牛，一五十多大石糧食，家家的衣被……都搶光。全村三十來戶人家，白天沒吃沒穿，晚上沒鋪沒蓋。在最後幾回，連鍋、碗、火柱、鎖、傢具都搶走了。

還有三個青年也在這劊子手下慘死了，如今還是押着一個青年。這血海深仇烙在每個人的心上。就在閻頑如此血腥瘋狂搶掠下，這村的人民，也從未屈服過，他們不給敵人送食，不給敵人送一星兒情報，他們用堅壁清野的辦法，我走，敵來，堅持鬥爭了數月之久。

這復仇的人羣，路上遇到了又一村的民兵，大家壯了起來，[illegible]……

[illegible]山西飛來，想從這條路逃脫。另一個山頭的民兵向敵人打了幾槍。丁村人們也立即拖棒從石條上地形，向敵人瞄準，機下達，敵陣。行政村幹部王×年，一揚當先領着兩個青年×飛快的衝往山下，對敵人喊起來：「繳槍吧！四面都是八路軍，你跑不了，八路軍優待俘虜，不許士兵們殺回家！」……頑軍士兵們早已慌亂，成一團，摸不清山上有多少八路。幾顆手榴彈猛烈的爆炸，嚇了敵人，接着山頭的下去，強從山上一下衝去，喊成一片。頑軍一個排長乖乖地帶着二個人，把七支步槍，一挺機槍放下了。手榴彈又向其他打下，不住的放下了。其餘的在敵人的兵打下去，三個敵人被炸死。其餘的兵槍無彈，四個人驚恐的呼叫，[illegible]

[illegible]一個人驚喜的叫喊：「……」人們都興奮的打死了！」人們收拾着勝利品。

復仇的人羣，凱旋歸來了，戰鬥從半下午開始，一直到黃昏，行政村幹部王×的嗓子也喊啞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感到疲乏。二十個人走時是拿的棍棒，而現在扛回三挺機槍、十七枝步槍，一枝手槍，百餘個手榴彈、和九個槍榴彈，十二顆[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文錢，一根毛，也不動你們的！」人們安慰着俘虜，並告訴他們八路軍的寬大政策。

一九四七、三、一六

……也帶着膽氣，「不要害怕，保險一[illegible]

地主的「朝天猴」

（翻運小故事）

蘇鍵

交城縣七村地主鄭三，人稱「三財主」，他和他的姪子鄭[illegible]在舊社會當了數十年村長，橫行霸道，欺壓剝削羣衆，誰都不敢說一句話。他把給他當過長工的趙二拉（貧農）和他劃成一樣的等級（特等），出的徵款比他還多，但誰也不敢提出反對。

他叔姪倆看到村對面有一塊[illegible]窰嶺埠，硬說是對他不吉利，怕個了隱，就僱了個石匠，刻了個「朝天猴」（石獅子一類），面朝[illegible]，安排的時候，一面還佔住[illegible]，[illegible]擡住「朝天猴」的嘴，一面拉了一條紅綢（意思是要咬個別人，與旺自己），這是迷信，也是地主樓擱人利己的思想），村裏人早都恨得他[illegible]害。

去年土地改革中，羣衆起來清算了這個惡霸地主。當場就有很多人，憤憤不平的把他的那個「朝天猴」打得稀巴爛又推到山溝裏了。

立場不穩就要受地主的害

（步成富同志在五寨幹部訓練班討論會發言）

趙晉齡記

五寨幹部訓練班經過十多天的回憶訴苦運動，許多同志對於地主附敵剝削農民和陰謀破壞革命工作的罪行，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下面是保德小組幫家節農會秘書張成富同志的發言：

[illegible]家節有個惡霸，叫張羅換子，常常在村裏破壞我們的工作。民國三十年上，村幹部和羣衆隔了一個姓牲畜合作社，因爲他有點文化，就讓他當了合作社副主任，借一下他有了實權，就拿上大家的股本銀錢販賣牲畜，有一次，他從代家溝買回四十多隻羊，做了一個時期，準備出賣，羅換子這傢伙就住[illegible]，從他自己欄的羊裏撿出兩隻小羊羔，偷偷的拉到合作社的羊羣，偷換了兩隻最大的，合作社的羊羣小發了不幾天，羅換子怕人揭發他，就把那兩隻大羊賣給石[illegible]。這兩隻大羊的價錢，可以買到他郭樣的八隻小羊羔。

羅換子又想法鬼騙大家，他提議把賣了羊的九千多元錢了六千元。三番五次的[illegible]的老毛驢，在他家裏餵着，表面上說是合作社的，其實是他私人使喚；他把騾子說是合作社的，使喚都由他。他又吐扣草料，不給牲口吃飽，驢瘦的只剩一副骨頭，過了三個月，毛驢一天天瘦下來，結果他又提議賣掉了三千五百元，合作社白白賠了。

…日鬼得把個合作社也關門了。這些貪污拐騙的事實，到如今沒有得到清算。

後來我們又搞了一個紡織合作社，開了一個織布廠，又從大堡溝村請了一個紡織布工人。當時我們思想糊塗麻痺，沒有接受前次合作社的經驗，又因爲村裏沒人會記賬，又叫張羅換子當了紡織合作社的會計，織布工人又在他家吃飯，兩個人就搞在一起，搞合作社的鬼；羅換子把合作社的賬重新改過一番，他用講條把稱桿上邊移動了一個小窩窩，把提繩移動了一個，日鬼的十兩就算一斤，他川這稱往出支棉花，一斤就短六兩，又川大稱往回收，這樣一裏一外，不知剝削了多少，紡織合作社又搞垮了，到如今賬目也算不清。

羅換子的父親，在舊政權當過七年村長，貪污了十四石倉糧，紡致敵戰以後，羣衆[illegible]

從前，我也糊裏糊塗地知道這傢伙不是好人，可是沒不了解這些惡霸的陰謀，就是無窮不斷，經過這十多天學習討論，我才開清楚了。

引起很多同志發言後，又引起的警惕，窮苦村幹部張×子說：「搖頭我我村的一家地主弟兄倆，我次來參訓臨走時，跑到我家裏說：「你家弟兄兩個都走了，家裏莊禾怎辦呀！……看你們忙的成夜不睡覺，吃得眉眼也黃了，我咋呢？……」我當時還覺得人家是親我哩，原來人家是想拉我的後腿哩！」

又借東西又接糧

寨貫石家莊村郭太平的兒子，二月初六要娶媳婦，他家雖然是翻身的中農，有滾六垧平常地和三間房子，但娶妻客事卻有很多困難。眼看好日子快要到了，窮急的不行。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就答應借給他三萬元農幣和二斗小米，並在結親那天供給他驢口。老郭窘的不知說什麼才好，我們說物資困難都解決了，可是他家還沒人去接客（作大賓）。我們的台計劉世坤同志就給他作大客，接親那天，劉世坤同志騎着馬，跟着吹鼓手一道走着。老鄉們看見都笑嘻嘻的說：「八路軍真心誠意的幫助老百姓咧！又借東西又接親，真是一家人。」

（一通訊員王積寬）

我家老二拿上三石吧，二石，他還時就拉攏我，要他出十石，他當時就拉攏我：「咱們弟兄[illegible]，你說話可頂事！」那兩天他忙活起，慌得[illegible]拉着村主任、生產隊長、村代表吃了七盤子等都吃了。大家後來把我也捕到場了，就說合的叫二糧子出了三石。還有一次羅換子還白騙，無故給我送來了些白麵，我就很奇怪，第二天叫我老婆又給他原份送回去了。